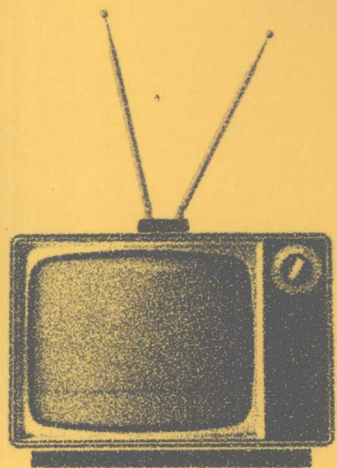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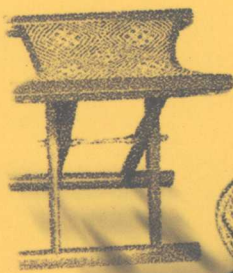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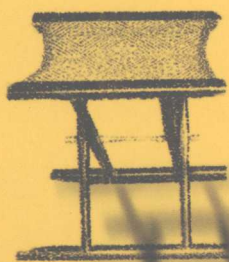


上

庸人◎著

一本关于电视的小说
一个关于年华的故事
祭奠电视年代，怀念已逝的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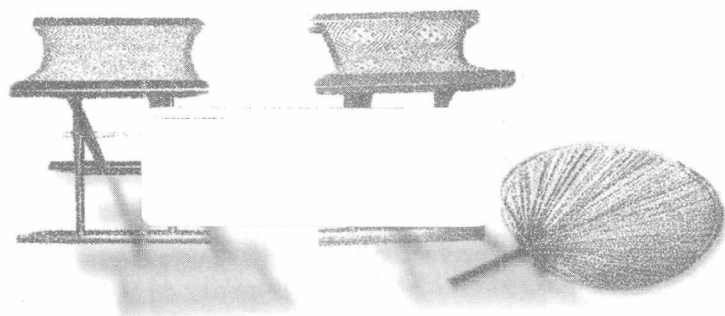
电视



电视

上

庸人◎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电视/庸人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80142 - 936 - 0

I. 电… II. 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1154 号

电视

作 者: 庸 人

责任编辑: 郑治清

装帧设计: 千太阳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 100083

电 话: 010 - 82885151 - 222; 82885023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560 千字

印 张: 35.5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42 - 936 - 0/I · 443

定 价: 50.00 元 (上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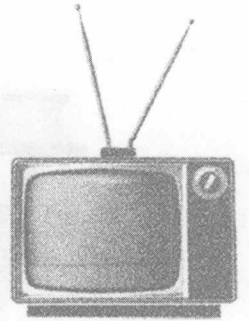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前言 怀旧与告别
第一部 黑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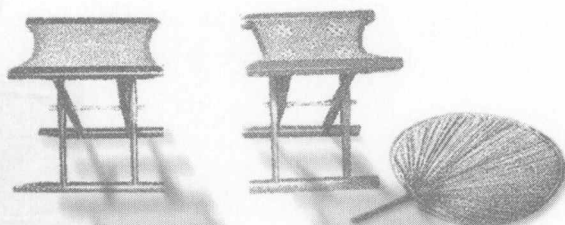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														
4	7	11	16	21	26	32	39	46	52	57	62	67	71	76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													
80	87	93	96	101	105	112	117	120	124	130	134	139	143

第二部 有色的世界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													
203	199	194	189	186	181	177	171	166	160	156	153	150	149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											
265	262	257	248	244	237	232	225	221	217	212	206

前言：怀旧与告别

当怀旧成为时尚，人的心态就不再年轻了。我们要学会告别一些即将逝去的東西，而告别往往是新的开端，可以让生命涂染上更多的色彩。

这是本关于电视的小说，也是一个关于年华的故事，本人就是在类似的故事背景中长大成人的。不敢说它将具有什么意义，但它绝对真实。

电视年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我们的后辈不可能对电视有着这么深的感情，他们已经开始远离电视了。本人可以断言，三十年内电视和其他传统媒体一样，成为历史名词。单向灌输和单向传播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另一种传媒方式的崛起，或许象征着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始。

实际上我们经历了一个传媒时代的兴起、发展和消亡过程，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幸。本作品的初衷：把中国经历的电视年代浓缩在一本小说中……

是啊，看电视纯粹是私事，我们可以以各种姿态享受看电视的乐趣，或一丝不挂地与她交流，或穿条小裤衩让她欣赏，当然我们也可以穿着睡衣看，更可以在她面前西装革履的假冒正经人。反正手指头轻轻一按，大千世界和无限风光便全在掌握了。

三十年来，我们与电视朝夕相伴。在很大程度上，她比我们的情人更亲近，比我们的父母更恒远。我们以为遥控着电视，不过是遥控着一面通向世界的窗口。

说得更明白一点，我们是被那面窗口在遥控着的。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情感，甚至我们的丑恶早被那个一尺见方的小玩意儿掌控了，谁知道她

背后的真相？

我们是中国的第一代 TV 人类，也是最后一代，还是唯一的一代。我们的生命中挂满了电视荧屏的烙印，我们甚至把这些烙印当成随风飘扬的旗帜。我们追随着她的步伐，前进、后退，或者干脆匍匐，抑或钻到狗洞里等待雨过天晴。

我们是被电视剥夺了自由和洞察力的一群傻瓜，我们的视线就是电视的视线，我们的声音就是电视的声音，我们的愤怒就是电视的愤怒。

电视年代的人，是把自己与电视捆绑在一起，公然出售的，但买主是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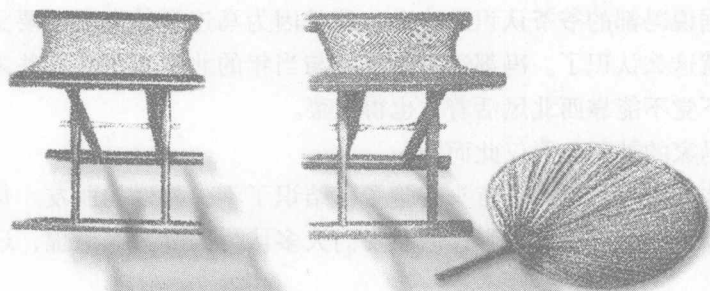
如今我们刚刚知道这一事实，但我们开始怀旧了……

庸人

2007.5.8

〔第一部〕

黑 与 白



冯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土到什么程度，估计连他爸爸冯胜利也说不清楚。当然，百十年总该是有的。

在遥远的从前，冯家的祖籍地发生了蝗灾，据说黑云般的蚂蚱能把骡子撞出一溜儿跟头去。冯家祖上在老家实在混不下去了，老祖宗一怒之下推着独轮车，气魄豪迈地杀进了北京城。这一住就是若干代，人算是扎根了。

在外地人眼中，北京的土著家族，似乎都能找出几个光宗耀祖的人物来，但冯家却是例外。他们家一直住在护城河边上，靠种菜为生。虽然刘备也种过菜，鲁智深也种过菜，但那是英雄末路的权宜，冯家人却从没琢磨过种菜之外的营生，光宗耀祖的事也大多与种菜有关。

据说冯都的爷爷认识马连良，那是因为马连良他们家也要买菜，买着买着就这么认识了。冯都还听说爷爷与当年的北京地下党有些来往，原因是地下党不能靠西北风活着，也得吃菜。

冯家的神秘色彩仅此而已。

这几年冯都也算是有头有脸了，结识了不少外地的朋友。每次聊起类似话题，冯都就实话相告，但朋友们大多认为冯都为人谦虚，还有进步的

余地。有人曾问过他：“你是不是冯玉祥的后人？”冯都赶紧摇头。又有人问：“那冯国璋呢？”冯都只得苦笑着说：“我们家这个冯，连个坏蛋都没出过，我们家就是种菜的。”朋友们嘻嘻哈哈的，却没几个真正相信。也是，上百年北京的土著居民，怎么可能仅仅是家普通的菜农呢？即使与皇上沾不上边，总应该出过个把“和珅”吧？

为此冯都倒是挺庆幸的，我们家没有名人，那是我们家的福分，他们肖家倒出过名人呢，结果又怎么样？一台黑白电视就差点成了通敌的证据，一家老小险些就给发到大西北去。

冯家和肖家是邻居，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估计这院子以前的主人是有些身份的，那是里外两进的套院，门口两侧还立着石鼓呢。肖家住在内院，冯家在外院，两家共用一个自来水，自来水就设在内外院之间的过道里，过道里还种着一棵石榴树，这就是两家的界限。

早先这所院子根本不是大杂院，是肖家的私产。70年代初，政府破天荒地要拓宽马路了，结果把冯家所在的生产队整个推平了。

农民们要出路、要住所，革委会的领导就把肖家院子的钥匙给了冯胜利，号称外院就是你们家的，随便住。后来革委会又给冯胜利找了在机电厂看门的工作，如此一来，冯家就算安生了。

冯家刚搬进院子时，肖家没敢作出任何反应。当时冯家人认为里院那家人全是属耗子的，走路一律贴着墙，见人就点头，似乎满大街都是野猫。

生产队与肖家所在的胡同只隔了一条马路，冯家人老早就知道肖家不是一般的人物，祖上大有来历。肖家的这一代的主人叫肖从，大儿子叫肖战，二儿子叫肖役。他家祖上也不是北京人，是江西的。几年后冯胜利才知道，肖从还有个弟弟呢，上山下乡的时候去了内蒙，一直就没回来过。从时间上看，连肖战都没有见过他这个叔叔。

老人们说，肖战的爷爷是个特别能折腾的主儿。人家从江西老家跑了出来，西下湖南、贵州、云南，不敢往南跑了只得辗转北上四川、甘肃，绕着圈儿地跑了一年多，最后到了陕北高原。几年后他又带着一帮人从陕北出发，借道内蒙，在东北转悠了几年。再后来人家又从东北又一路窜到海南岛去了，最后从海南岛杀了个回马枪，进北京城了。有人说肖战他爷爷进北京时特有派，是坐着汽车来的，身边听招呼的就有好几十人。后来肖战的爷爷死了，他老爹肖从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于是在

出版社当了编辑，专门玩儿书。

俗话说：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林彪在温都尔汗摔死了，从此肖家竟倒了大霉。1971年之后，肖从三天两头地被叫去问话，内容一般都是林彪逃跑之前是不是和你们家商量过？林彪把你们留在人间，还有什么阴谋诡计？实际上肖家老人1965年就死了，肖从只是个出版社的编辑，打1966年开始就在家混日子了，怎么可能与林彪有联系呢？但无论肖从怎么解释，人家就是不信他的。是啊，你爹是从东北南下的，是四野的人，你本人又是个优娼不如的臭老九，凭什么信你的？也就在这一时期，冯家人高高兴兴地把外院占了，肖家人也只有哑巴吃黄连，忍了。

搬家之前，区革委会的领导特地找冯胜利谈过一次，大意是：您家是根红苗正的贫农，是红五类。里院那家子就难说了，他们老头是四野的，和苏修的关系说不清楚。你们家搬去之后，要多加几个心眼儿，千万别让他们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冯胜利是个老实人，当下就拍着胸脯答应了。

冯家出身简单，人口也不复杂，冯胜利、冯胜利的老婆、儿子冯都、闺女冯青。对了，冯胜利的老母亲还在世呢，但计算人口的时候往往想不到她。原因是老太太一年也出不了几回门，大家都快不认识她了。

冯都是1969年生的，生了没几天珍宝岛打起来了，大家都说这孩子命硬，是当兵的料。冯青是1972年出生的，出生那天冯胜利让革委会连夜拉到八达岭山路上扫雪去了，冯胜利一肚子怨气，可又不敢说什么。几个月之后，大家才知道，那天尼克松要去八达岭游览，可头天下了雪，于是冯胜利等人就出动了。冯胜利这叫气呀，原来是给美帝义务劳动了，从此他就恨透了美帝和苏修。

冯都上中学后便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反感，其根源就在肖家的轻辱。

冯家搬进大杂院的头半年里，两家人几乎就没什么来往。但两家人终归是住在一个院子里，自来水又在里院，老死不相往来是做不到的。冯都四五岁的时候，两家人开始说话了。

有一次冯胜利带着冯都去打水，肖从也拎着水桶出来了。冯胜利礼貌性地地点了点头，肖从便摸着冯都的脑袋问：“这孩子看着就聪明，学名叫什么呀？”冯胜利只得道：“冯都。”肖从愣了一会儿，然后咧着嘴问：“你们家还有个闺女吧？”冯都便抢着叫道：“我妹妹叫冯青。”肖从像吃了只苍蝇一样，瞪眼伸脖，好久才道：“不错，名字挺好。”

当时冯都和冯胜利都没觉出什么异样来，可后来冯都的学问越来越深

了，也就想明白了。怪不得肖从当时的表情如此怪诞呢，冯都就是丰都，那是小鬼住的地方。冯青就是风情啊，女孩子要是太风情了，这事就有麻烦了。知识分子的头脑太复杂，打倒知识分子就是打倒一切让人类觉得不舒服的想法，应该打倒！后来冯都曾经想改名字，但冯胜利死活不答应，人的名树的影响，怎么能说改就改呢？丰都里又怎么了，丰都里不光是小鬼，还有判官呢，还有阎王爷呢，当个判官好歹也是干部啊。

二

任何时代都是信息时代，没有信息的社会保证是一潭死水，也必将彻底臭掉。其差别不过是信息是否畅通的问题，大道上不畅通，小道消息自然就多了。

那是1973年的一个下午，天气燥热，冯都有点困了。于是他抄起竖刀，一刀一刀地与炕头上的木板玩儿命。此时冯胜利一头闯了进来。

其实冯都是在磨炼关刀（也叫戳刀）的投掷技巧。70年代的男孩子要关刀，女孩子扔羊拐，跳房子则是男女共有的游戏。北京的关刀风气颇盛，几乎人手一把刀。冯都唯恐在游戏中成为永远的输家，便经常性地发愤图强，刻苦锻炼。所以他们家炕头的木板就成了冯都的蹂躏对象，投掷练习都是在木板上完成的。投掷戳刀必须又准又狠！每一刀下去必须要确定刀刃的方向，刀身还不能倒下。久而久之，炕头的木板子被冯都毁得不成样子了，到处都是翘起来的木刺。人坐上去稍不留神，屁股上和手掌上就会被扎上几下。

老妈向来是重男轻女的，对冯都的破坏行为一般假装看不见，除非有冯胜利在场。今天是活该冯都倒霉，老妈没发现丈夫的身影，所以也就忘了提醒他了。冯胜利一进屋，正好看见冯都又在胡作非为呢。他气得脸色紫青，抬手就是一巴掌：“你个小兔崽子，专门跟自个儿家的东西过不去呀你，有本事你把别人家祸害喽。”

冯都担心吃了眼前亏，一晃屁股就钻到里屋去了。冯胜利本能地想追进去，老妈不得不赶紧转移冯胜利的注意力，拉着他道：“你怎么回来啦？不是说今天晚上要夜战吗？”

冯胜利立刻把冯都的事忘了，沉着脸道：“夜战个屁！我们厂长让人

家撸下去了，没管事的了。”

老妈奇怪地问：“你们厂长是转业的军队干部，怎么说撸就撸啊？”

“他说怪话，让人家给捅上面去了。完了，挺好的厂长，干到头了。”冯胜利大大地叹息了一声，“我们厂长那小子在朝鲜打了几年仗，可现在美帝的头子让咱们给请来啦。你说他能不生气吗？”

老妈惊奇地说：“叫你什么什么松的，可人家头年就来啦，你怎么才知道啊？当时你还去扫雪了呢。”

冯胜利不爱听这个事，没好气地说：“我们厂长的怪话也是前几个月说的，刚传到上头的耳朵里。他说：美帝是坏人，咱们请坏人来谈什么呀？旁人就说了：不是咱们请的，是什么什么松自己来的。厂长说：废话，你不请他能进来吗？一炮就给轰下来了。”冯胜利忽然觉得这事有点儿奇怪，他揪住老妈叫道，“美帝头子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老妈指着里屋的房门说：“小都子说的。”

冯胜利马上把冯都从里屋拽了出来，一甩手便扔到了炕上：“说，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

冯都头上有四块疤痕，其中有两块是冯胜利失手揍出来的。他恨这个老子也有点怕他，于是他赶紧指着后院道：“小战子说的。”

冯胜利不满地说：“他们家人凭什么知道这件事啊？这是人民群众的事。”

冯都也不清楚，拼命摇头。

冯胜利想不出其中原因，不一会儿就把肖家的事扔到九霄云外了，拉着老婆继续说：“要说这美国人也是吃饱了撑的，我听说，他们愣是把个大轮船弄到天上去了。”

老妈哈哈笑道：“小都子他爹，你没发烧吧？人家说轮船比楼还大呢，还能上了天？”

冯胜利小声道：“我也这么想的呀。可这事是俩同事在传达室门口偷偷说的，我听见了。有一个还是党员呢，他老子是处级干部，人家是能看《大参考》的人。他们说这事是内部消息，内部消息一般都错不了。”

老妈摇头道：“我就知道满嘴跑火车的，还不知道满天飞轮船呢。”

“你懂什么？机密！美国人能把轮船弄天上去，早晚就能把咱们都弄天上去。”冯胜利忽然觉得这话实在不妥，一扭脸正好看见冯都，挥着手

道，“你别在这儿听，小孩子瞎听什么呀？”

冯都抄起竖刀就跑出去了，正好，玩儿去啦。

虽然两家的大人交往不多，但冯都和肖战却经常来往。两个孩子是一个属相的，生日差了半年。冯都经常拉肖战拍方包、耍关刀、跳房子，几乎把胡同里孩子的玩意都教给他了。

冯都跑到里外院交界石榴树下，以刀刃迎着阳光，向里院的窗户闪了几下，然后便跑到街上去了。

不一会儿，肖战拎着关刀，鬼鬼祟祟地溜了出来。

俩孩子在胡同口转悠了一会儿，这里的地面太干燥，不适合耍关刀。出得胡同，走出了几百米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地。冯都有主意，他跑到一棵大树的阴凉里，脱下裤子道：“我来撒泡尿，撒了尿地面就湿了。”

肖战道：“多脏啊！骚的。”

冯都不耐烦地说：“不脏，我爸爸说我的尿最干净了，还能喝呢。”

肖战惊讶地说：“谁能喝尿啊？”

冯都说：“五大爷头年闹肚子，喝了我一泡尿，就好了。”说着，他掏出小手枪，不由分说地发射起来。在排泄物的滋润下，地面上果然出现了一小块湿地。冯都大喜道：“怎么样？能玩儿了吧？”说着他挥刀在湿地上画出一个方块，在方块中央又横切了一条线，然后叫道：“你要哪一块？”

肖战道：“我要左边的。”

其实左边的区域比较小，但这是耍关刀的技巧，地盘越小对方越容易失误。冯都艺高人胆大，根本不把肖战偷奸耍滑的勾当放在眼里。前几天他曾一刀戳死过一只苍蝇，地盘小点儿又算什么？二人猜了先，冯都赢得先手，他看都没看甩手就是一刀。准头倒是不错，但竖刀戳在地面上晃悠了几下，然后便垂头丧气地倒下了。

冯都气得一拍大腿，肖战却大笑道：“看我的吧。”说完，他也是一刀。可笑的是肖战的刀也躺下了，他懊丧地叫道：“不算，我还没准备好呢？”

冯都一脚踩住他的刀柄，冷笑着说：“谁让你没准备好的？”他一脚将肖战的竖刀踢开，又在他的“领土”上补了一刀。真是邪性了，其结果居然比前两次还要悲惨，竖刀连晃都没晃，直接就趴下了。这一来两个孩子都有点含糊了，难道地面之下全是石头？

二人趴在地面上，挥舞着竖刀乱划拉一气。地面之下并没有石头，竖

刀戳不深的原因还是地面又干又硬。冯都的尿液只是将地面上薄薄地浇湿了一层，下面的土壤依然如饅头馒头一样，死硬死硬的。不要说甩关刀了，一铁锹下去也未必能搓起二两土来。

肖战瞪着冯都道：“你再尿一泡。”

冯都有些气急败坏地说：“我没了，该你了。”

肖战心虚地左右看了几眼，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他也把手枪掏了出来，但挤了半天，仅仅是可怜的几滴。

冯都有点急：“快尿啊。”

肖战悔恨地说：“我尿不出来，没有。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出来前多喝几口自来水呢。”

“你真笨，人家美国人把轮船都弄天上去了，你连尿都尿不出来。”冯都哼了一声。

肖战大惊：“什么，美国人把什么弄天上去了？”

“轮船，大轮船，我妈说了，轮船比楼都大，你懂吗你？”平时冯都总是在肖战嘴里听到些新鲜事，今天总算可以优越一回。

肖战眨巴着眼睛问：“轮船？轮船能上天吗？”

“我爸爸说的，他说这是机密，机密的事你们家都不知道。”

肖战并没理会他的挖苦，反而思索着说：“是飞船吧？轮船是不能上天的，轮船是水里的。”

他这么一说，冯都果然有点拿不准了。冯都对自己的父亲从来就没有信服过，但冯胜利的同事却是个挡箭牌。“我爸爸说，是他们同事偷偷说的，有一个还是党员呢。”

肖战照样摇着脑袋道：“保证是飞船，不是你爸爸听错了，就是别人说错了。你们家人啊，嘿嘿。”

冯都有点不爱听了。“我爸爸能听错吗？我爸爸是贫农。你——你怎么知道是飞船？”

肖战道：“我们家有电视。我爸爸说，电视里早就说过了，美国总统来的时候，毛主席因为飞船上天的事还向人家表示过祝贺呢！”

“电视？”冯都呆呆地站了一会儿，什么意思啊？那是冯都第一次听到电视这个名字，他当然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

肖战显然看出来了，挺着胸脯说：“电视就是带小人的收音机，你没见过吧？那是我爷爷去苏联访问的时候买的，谁都不知道。”

“带小人的收音机?”冯都还是无法理解,收音机里有小人,那小人吃什么呢?万一跑出来怎么办?

头年,冯胜利曾经狠狠揍过冯都一顿,头上的一块疤痕就是那事的纪念。原来冯都认为收音机这东西太古怪了,他一门心思地想把收音机后面的,那几个贫嘴而讨厌的小人抓出来。于是勇敢的冯都爬到柜子上,三下两下地就把收音机摔了个支离破碎。冯胜利为了修理收音机,足足花掉了半个月工资,后来又不得不修理冯都的脑袋。一直到去年冯都才算彻底想明白,收音机里应该是没有小人的。可今天肖战居然说什么带小人的收音机叫电视,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冯都的第一感觉是肖战所说的电视保证是笼子,小人就是笼子里的鸟,想让他干什么他就能干什么,而且给几颗老玉米粒就能吃饱。

那是公元1973年,五岁的冯都第一次得知人间还有电视这个玩意。之后的几年里,电视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神话,直到他们家拥有了第一台电视,这个神话依然没有破灭,反而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十几年后冯都知道了另一个事实,这东西还有个小名呢,叫TV。

三

耍关刀的兴致灰飞烟灭了,冯都满脑子都是带小人的收音机。他真希望肖战能马上带自己去看看,可肖战却说:“你求我还差不多!”冯都指东打西地号称一旦如了愿,以后耍关刀撒尿的任务就全是自己的了。肖战拿捏了好一会儿,见冯都就是没有哀求他的意思,也只得妥协了。于是道:“今天我爸我妈带肖役看病去了,让你看一眼也行。”

肖役是肖战的弟弟,那年三岁,别的本事没看出来,但冯家人几乎天天能听见肖役在后院号丧,其哭声嘹亮,分外惊人。冯都的老妈被吵得睡不着,气呼呼地说:“上辈子肖役那孩子是笑死的,这辈子是见了人就哭,忒没出息。”

冯都得知肖从夫妇不在家,胆子立刻雄壮起来,当下他就要求肖战履行诺言。肖战有点为难:“看电视可以,但小人晚上才出来呢。”冯都说:“那我就看看装小人的笼子。”肖战只得答应了。

冯家搬来已经一年多了,但冯都从没进过里院。二人跑回大杂院,绕

过石榴树便进了里院。里院正北是五间北房，西厢房两间。如今厢房被另一个院子借用了，前门封了，后山墙上开了门。正房门前是一株九曲盘桓的葡萄架，如今成串的葡萄是青绿色的，绿叶丛中隐约能看到几条懒散的绿色肉虫子。葡萄架下面立着个大水缸，水缸的下半部埋在土里，上面扣着块木板。几年后冯都才知道，那水缸应该是用来养金鱼的，讲究的人家还应该在水缸里种上荷花呢。当时冯都只是觉得，前后的房屋高度和结构布局都有些不一样，自家的前院好像都是传达室一类的房间。

肖战拉着他进了堂屋，在门板后搜索了一会儿。最后他懊丧地拍了下巴掌，大叫道：“坏了，我妈把钥匙带走了。”

冯都四下看了几眼，视线中并没有新奇的东西。他问道：“笼子呢？”

“还瞎子呢？是电视。”肖战轻蔑地瞥了他一眼，然后指着靠墙的大立柜道，“就在这里面呢。我妈出门的时候就把电视锁起来，钥匙放在门后面，今天她怎么把钥匙也带走了？”

冯都走到立柜旁边，上下抚摩了几把道：“没错，的确是木头的。小人也锁进去啦？”

“废话，小人在电视里，锁了电视就等于把小人也锁进去了。”肖战挥舞着双手，在堂屋里转了几圈，好像有点不甘心。

冯都忽然莫名地感伤起来，那个小人也太可怜了吧？被装在笼子里活着就够憋屈的了，还让人家锁在柜子里，这不是虐待吗？

此时肖战放弃寻找了，他摊开手道：“今天看不了了。”

冯都恼怒地朝地面上“呸”了一口：“你吹牛，哪儿有带小人的收音机？我把收音机都拆了也没找到里面的小人，差一点儿让我爸爸打成小人了。”

“就是带小人的收音机，小人全能活动，还能说话唱戏呢！”肖战不服气地大叫道。

“全能说话？全能活动？还能唱戏？”冯都这下听明白了，看样子小人还不止一个呀。可小人越多吃得也就越多，肖战他们家哪儿来的那么多粮票啊？想着想着他竟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肖战美美地说：“小人不吃饭，也不喝水。”

冯都冷笑了几声：“你能不吃飯吗？”肖战摇头，冯都学着冯胜利的样子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道：“你不吃饭不行，小人不吃饭就行啦？不得饿死吗？”